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一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言語部四

品藻下

台鼎人宋書謝方明傳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闇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丨丨丨無論復有才用

應有盡有應無盡無宋書江智淵傳為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丨丨丨丨丨人所丨丨丨丨者其江智淵乎

始平始安可謂二始宋書顔延

之傳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郡今卿又為｜｜｜｜｜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俗惡俊異世疵文雅見上

望雖不足才能有餘宋書臧質傳任酋之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

氣概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宋書王元謨傳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

清節必繼美吳隱之宋書王鎮之傳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將｜｜｜｜｜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

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

荆楚仙人 宋書龔祈傳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也

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 宋書自序沈林子簡素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

後來佳器 齊書豫章王嶷傳入為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還從事中郎諮司徒袁粲粲謂人曰｜｜｜｜也

江左風流宰相 唯有謝安 齊書王儉傳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嘗謂人曰｜｜｜｜｜｜｜｜｜鑑自比也

今之樂廣 齊書張緒

傳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也

正始遺風　齊書張緒傳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宜為宮職

過江未有人　齊書張緒傳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不耳

使人不衣自暖　齊書謝超宗傳為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齊書江斅傳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斅數曰｜｜｜｜｜｜｜｜數與宴賞留連日夜

江東裴樂　齊書陸慧曉傳慧曉清介正直不雜交遊會稽内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也

閣下自有二驥　齊書劉繪傳豫章王嶷為江州以繪為左軍主簿隨

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卿過季偉我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也

非林宗 齊書樂頤傳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設食枯魚菜葅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於茅｜｜｜｜郭｜｜

祖逖之流 梁書鄭紹叔傳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也

精神秀朗 梁書范雲傳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而勤於學卿相才也

卿相才 見上

王訓無謝彥回 梁書王訓傳還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

神情

不凡必成佳器梁書傅昭傳昭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歷日為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書到洽傳御華光殿詔洽及沈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昂昂千里之駒梁書袁昂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

金山玉海梁書朱异傳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塘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萬丈緣陟未登｜｜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遠必有

千里之用**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梁書羊侃傳高祖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荊南秀氣**梁書劉之遴傳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梁書王規傳大同二年卒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文辨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端右材**梁書蕭介傳侍中闕選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還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之｜也**臧盾之飲蕭介之文**梁書蕭介傳初高祖

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即席之美也

東南美　梁書劉孺傳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雒陽才　見上

滕曾子　梁書滕曇恭傳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

當為儒者宗　梁書賀瑒傳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

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梁書庾詵傳子曼倩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荆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

田鳳清屬桓階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
意聖人 陳書沈不害傳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
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嘗
稱之曰沈生可謂丨丨丨乎
兩玉人 南史謝晦傳時謝琨風華為江
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丨丨丨耳
蕭散直上 南史王惠傳素不與謝靈
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
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丨丨丨丨王郎有
如萬頃
陂焉
有如萬頃陂 見上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南史柳惲傳帝謂周
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
惲可謂具美丨丨丨丨丨丨
明珠 南史劉孺傳孺幼聰敏七歲能
屬文叔父瑱為義興郡攜以之官常
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丨丨也
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南史劉遵傳遵自隨蕃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
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

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
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
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元黄成采既以鳴謙表
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
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
而不會遇｜｜｜｜｜｜｜｜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
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雉此
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半天朱霞雲中白鶴南史
劉訏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
｜歊矯矯出塵如｜｜｜｜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
纊按歊
訏族兄
此子當準的人物魏書宗室孚傳少有令譽侍
中游肇幷州刺史高聰司徒
崔光等見孚咸曰｜｜｜｜｜
｜｜｜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
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魏書
宗室慶和傳東豫州刺史為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
以為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行責之曰丨丨丨丨遂從合浦丨丨丨丨當為宗室領袖我不妄談人物魏書任城王澄傳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丨丨丨丨丨丨丨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丨丨丨丨丨丨也

文武頓出其門魏書宗室嵩傳嵩從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丨丨丨丨丨丨以功賜爵高平縣侯

留中所懷踰於甲兵魏書崔浩傳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丨丨丨丨乃丨丨丨丨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

佳器魏書盧元明傳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元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嘗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

黃中內潤文明外照魏書高允傳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元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

｜劉生堂堂撍紳領袖魏書劉懋傳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

朝之儒秀魏書郭祚傳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浩浩如黃河東注魏書崔光傳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

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丨丨丨丨丨丨丨固今日之文宗也

有規檢禰衡無冰稜文舉 北齊書盧文偉傳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云詢祖丨丨丨丨丨思道

罄欬為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 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謔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使人那得不畏服

物外司馬 北齊書王晞傳性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丨丨丨丨

此人風流警拔 北齊書裴讓之傳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丨丨丨丨丨丨裴文季為不亡矣

佳舍人 北齊書裴讓之傳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

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蘊藉文襄獨孤目之曰士禮丨丨丨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

公猶鏡 隋書高熲傳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踈黜因謂熲曰丨丨丨丨丨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拔頻父賓賜姓獨孤氏

河朔英靈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丨丨之丨丨也

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隋書柳莊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矣

德為人表行為士則 隋書盧昌衡傳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論者以為美談

金城湯池 隋書辛彥之傳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丨丨丨

丨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齊平寶鼎歸**北史魏宗室偉傳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丨丨丨丨丨為辭人所重如此**精神太適**北史崔㥄傳㥄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丨丨丨丨**趙李人物**北史李渾傳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丨丨丨丨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北間第一才士**北史邢邵傳于時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丨丨丨丨何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為不可**能賦能詩**北史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丨丨丨丨陽休之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　北史楊達傳達為人温厚有局度楊素每曰｜｜｜｜｜｜｜者唯楊達耳

業重籯金器成琢玉　舊唐書禮儀志永泰二年勑曰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使等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各奉義方修德立身事資括羽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諮稟山東寡學質疑必就於馬融關西盛名尊儒乃稱於楊震負經來學當集京師幷寀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將子弟欲習業者自今已後並令補國子生欲其

激濁揚清　｜｜｜｜｜｜｜日新厥德代不乏賢

舊唐書王珪傳時房元齡李靖温彥博戴冑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於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目無忌曰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

一代楷模

舊唐書李靖傳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乃下優詔加授特進

倉曹人物志

舊唐書李守素傳守素尤工譜學自晉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証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

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丨丨為丨丨丨丨可矣

霞開飈起

舊唐書孔穎達傳貞觀十八年圖形於凌烟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丨丨挾辭丨丨

海曲明珠東南遺寶

舊唐書狄仁傑傳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為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為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後來詞人稱首

舊唐書張九齡傳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

塵外孤標雲間獨步

舊唐書杜審權傳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鍾行真白壁沖粹

孕靈岳之秀精明含列宿之光｜｜｜｜｜｜｜｜春蘭秋菊俱不可廢舊唐書裴守真傳子子餘事繼母以孝聞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如｜｜｜｜｜｜｜｜也

醍醐乳腐舊唐書穆贊傳贊與弟質員賞以家行人材為搢紳所仰質兄弟俱有令譽而和粹世以滋味目之贊俗而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員為｜｜賞為｜

寒松千丈舊唐書穆寧傳論｜近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鷙鳥逐雀英氣動人舊唐書竇羣傳論竇寧傳論穆祕監之剛正如｜｜｜｜倚巖｜｜勁節

瑞玉晴川舊唐書鄭朗傳詔曰鄭朗容州之敢決如｜｜｜｜｜｜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

天下文宗舊唐書陳子昂傳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如｜｜｜｜澹

十首京兆司功王遠見而驚曰此不意培塿而松柏成子必為丨丨丨丨矣由是知名

林舊唐書郎餘令傳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詞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元軌謂人曰郎氏兩賢人之望也相次入府丨丨丨丨丨丨丨

當為國器聳壑昂霄唐書房元齡傳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丨丨丨丨丨但恨不見其丨丨丨丨云

明珠兼乘未若一言唐書薛收傳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令賜黃金四十挺

鳶肩火色騰上必速唐書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恐不能久

我家龜龍唐書崔液傳液字潤甫尤工五

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也

多識君子

唐書褚遂良傳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哉

五百歲一賢者生

唐書員半千傳羈丱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擧八科皆中

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唐書唐臨傳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

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云識清貌古唐書韓思復傳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丨丨丨丨恨任不及宰相也稚圭今之管蕭唐書張文瓘傳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丨丨丨丨丨丨吾所不及盛德遺範唐書韋陟傳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丨丨丨盡在是矣遺直遺愛兼之者魏公唐書魏知古傳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丨丨子産古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乎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唐書盧奐傳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丨丨丨丨丨丨丨後出詞人之冠唐書張九齡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説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丨丨丨丨丨丨也朝廷羽

翮唐書李程傳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也本求茂才乃得遷

固唐書韋述傳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侻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遂上第

當交二都之間唐書郗士美傳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矣

國瑞唐書劉晏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楊氏之慶唐書楊嗣復傳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始見識於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也因字曰慶門

日角珠廷非庸

人相唐書李玨傳甫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

清廟之器唐書李玨傳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為殿中侍御史宰相常處厚曰丨丨丨丨豈擊摶才乎除禮部員外郎

飣座梨唐書崔澹傳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丨丨丨言座所珍也

百鍊剛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或問所長華曰穎士若丨丨之丨不可屈

藥籠中物唐書元行沖傳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丨丨丨丨丨不可一日無也

三珠樹唐書王勃傳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丨丨丨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唐書李邕傳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但虞傷歎耳

謫仙人 唐書李白傳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丨丨丨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玉界尺 五代史六臣傳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丨丨丨

桂林之下無雜木 宋史李昉傳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為賦既成億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非虛言也

大事不糊塗 宋史呂端傳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丨丨丨丨丨決意相之

風流安石瀟灑淵明 宋史沈遼傳遼故受知於王安石安石嘗與詩有丨丨丨丨謝丨丨丨丨陶丨丨之稱

經馳萬馬中能駐足 宋史王存傳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丨丨丨丨丨丨丨者其王存乎

鷩鶴摩霄不可籠縶宋書謝枋得傳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

光風霽月宋史周敦頤傳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

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宋史文同傳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詩文篆隷行草飛白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曰與可襟韻灑落如｜｜｜｜｜｜｜｜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

氷壺玉尺纎塵弗汙元史黄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産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

｜消堅釋石桓寛鹽鐵論東方朔自稱辨畧｜｜｜｜當世無雙

憒憒僊僊姚姚劉向說苑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顔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

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於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丨丨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丨丨者乎顏淵淵獨不言孔子曰回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劒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丨丨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浸水膏雨

孔叢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

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仁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丨丨之與丨丨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日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文之烏獲 王充論衡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丨丨丨丨丨也

超而又超 王充論衡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丨丨丨丨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

鴻儒世之

金玉王充論衡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丨丨丨丨丨也奇而又奇矣河漢涇渭王充論衡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丨丨也其餘丨丨也精潔心過於丹青荀悅前漢高后紀讚曰王陵之徒丨丨丨丨丨丨矣通而不泰清而不介王粲英雄記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嘆曰若華公可謂丨丨丨丨丨丨丨者矣風雲之器袁宏後漢紀袁宏曰馬援才氣智畧足為丨丨丨丨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稱量天下繩墨四海袁宏後漢紀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丨丨丨丨之人揚清激濁丨丨丨丨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顯處視

月劉義慶世說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丨丨丨丨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牖中窺日見上

世之干將劉義慶世說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譬諸寶劍則丨丨丨丨

諤諤如勁松下風劉義慶世說世目李元禮丨丨丨丨丨丨丨

平輿二龍劉義慶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丨丨之淵有丨丨焉

九皐鳴鶴空谷白駒劉義慶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丨丨之丨丨丨丨之丨丨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裵徊懸鼓之待槌

八音琴瑟五色龍章見上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劉義慶世說王公目

太尉｜｜｜｜｜三年少劉義慶世說阮光祿云王家有｜｜｜右軍安期長豫吐佳

言如屑劉義慶世說胡母彥國｜｜｜｜｜｜後進領袖豐年玉荒年穀劉義慶世說世

稱庾文康為｜｜｜｜｜穉穀為｜｜｜｜標鮮劉義慶世說世目杜宏治｜｜季野穆少穆少見上林

澤中為自遒上劉義慶世說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歎林公器朗神儁道祖士

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疎風領毛骨不復見如

此人見上標雲柯而不扶疎見上樂託劉義慶世說謝中郎云王修載｜｜之性

出自門風文學鏃鏃無能不新劉義慶世說謝鎮西道敬仁｜｜｜｜｜｜｜｜亭

亭直上劉義慶世說司馬太傅為二王目曰孝伯｜｜｜｜阿大羅羅清疎羅羅清疎見上

觸目琳琅劉義慶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因見季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丨丨見丨丨珠玉

明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丨丨之丨丨

單衣襜褕有餘劉義慶世說邊文禮才辯俊逸孔北海嘗薦於曹公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丨丨丨丨則丨丨

嵯蘗劉義慶世說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丨丨

攀安提萬劉義慶世說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丨丨丨丨

遊雲驚龍劉義慶世說時人目王右軍飄如丨丨矯若丨丨

有天際真人想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窻下彈琵琶故自丨丨丨丨丨丨

不復似世中人劉義慶世說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丨丨丨丨丨丨

湛若神君劉義慶世

説語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内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丨丨丨丨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没

嶽峙淵清

劉峻世説注李氏家傳曰膺丨丨丨丨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頵頵如玉山見上

軒軒如千里馬見上

飂飂如行松柏之下見上

德爲龍光聲化鶴鳴

酈道元水經注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爲人所毁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峩峩南岳烈烈離明實敷儁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傑出薄域

酈道元水經注孺子名稚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尉黄瓊辟不就桓帝

問尚書令陳蕃徐稚袁閎誰為先後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稚丨丨丨故宜為先

孤峰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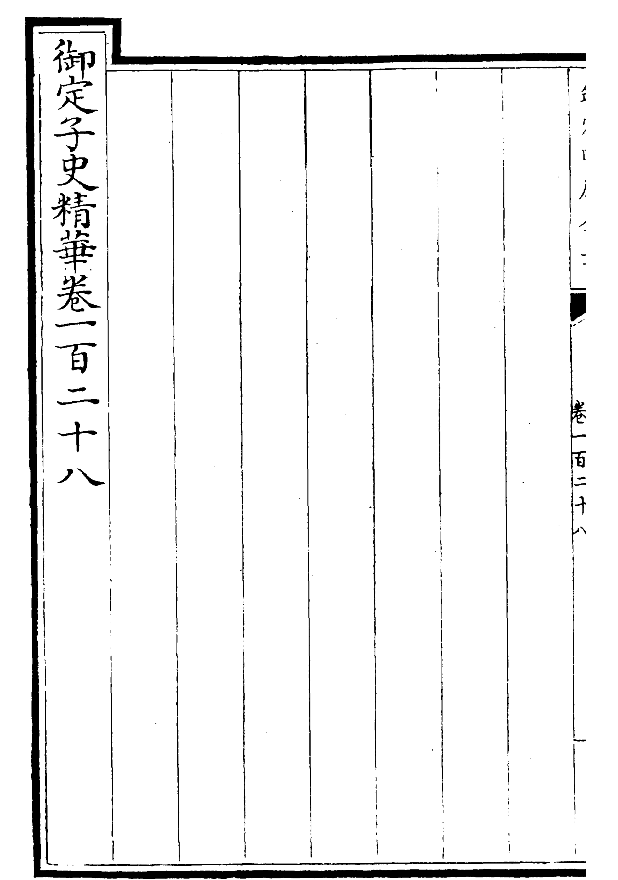
劉肅大唐新語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羮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

一時之**半英雄**殷芸小說傳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秀也龐統為丨丨丨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

如**醉聖**王仁裕開天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其言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丨丨

滕屠鄭沽魏泰東軒筆錄王荆公為館職與滕甫同為開封府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寘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為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為滕所賣忿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辯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快然答曰公何不愷悌凡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為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為丨丨丨丨

奇逸通脫驥子墮地葉夢得避暑錄話俞澹字清老揚州人少與魯直同從孫莘老學於漣水軍魯直時年十七八自稱清風客清老云丨丨丨丨真丨丨丨丨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李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二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言語部五

常談上

思之鬼神通之管子——————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將——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管子道若祕云——————欞

載而歸管子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櫜而入————

持祿養交管子小臣———不以官為事

釣名

管子丨丨之人無賢士焉**牆有耳**管子古者有二言丨丨丨丨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令不虛行**管子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丨丨丨丨**成軸**管子夫丨丨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憲也**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善者不辯辯者不善**金玉滿堂**老子丨丨丨莫之能守**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舉火**晏子國之閒士待臣而後丨丨者數百家**衆口鑠金**晏子臣聞之近

臣嘿遠臣瘖｜｜｜｜按國語作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

其應如響子華子必以其類｜｜｜

天地之間人為貴子華子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為一故曰｜｜｜｜｜｜

四通八達子華子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嵎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而｜｜｜游士之所湊也

不知甘苦墨子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之辨矣

出其不意孫子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疑

行無成疑事無功商子公孫鞅曰臣聞之｜｜｜｜｜｜

不瞽不聾不

能公愼子不聰不明不能王｜｜｜｜｜｜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貧者士之常列子｜｜｜｜｜死者人之終

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列子孔子顧謂弟子曰｜｜｜｜｜｜｜｜｜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而｜｜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列子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中傷列子曰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只使墜之不能有所｜｜

放生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亦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

河漢莊子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不近人情見上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孟浪莊子夫子以為｜｜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莊子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越俎代庖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肯綮莊子技經｜｜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新發於硎莊子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莊子｜｜｜｜｜｜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

以盡年

師心 莊子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者也

內熱 莊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與注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不可解於心 莊子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見上

風波 莊子言者｜｜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肝膽楚越 莊子自其異者視之｜｜｜｜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形骸之外 莊子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不亦過乎

安排 莊子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蚊負 莊子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山也

既雕既琢復

歸於朴莊子奢聞之||||||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雀躍莊子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而遊

華封祝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物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呼牛呼馬莊子昔者子|我|也而謂之牛|我|也而謂之馬

有數存焉於其間莊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

可口 莊子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於｜

天門開 莊子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弗｜矣

見笑大方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眈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常｜｜於｜｜之家

望洋而歎 見上

落馬首穿牛鼻 莊子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是謂人

筌蹄 莊子｜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管闚 莊子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材與不材之間

莊子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歎曰周將處夫｜｜｜｜｜

目擊

莊子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步亦步趨亦趨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夫子｜｜｜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匍匐而歸

莊子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耳

數米

莊子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解衣般礴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 莊子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矣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莊子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之而｜｜之而｜｜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上見

鹵莽滅裂 莊子昔予為禾耕而｜｜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陳人 莊子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

開口笑 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疲死喪憂患其中｜｜而｜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編虎須**莊子料虎頭｜｜｜幾不免虎口哉**不免虎口**見上**平為福**莊子｜｜｜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千里不留行**莊子臣之劍十步一人｜｜｜｜**布施**莊子生不｜｜死何含珠為**厚貌深情**莊子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人心險於山川**見上**強聒**莊子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天下不取｜｜而不舍者也**酒保**鶡冠子｜｜先貴食者注酒保貨酒者也**米鹽**韓非子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轉辯則以為多而交之**遠水不救近火**韓非子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人雖善遊子必不生

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知｜｜｜也今晉與荆雖强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淵中之魚者不祥韓非子古者有諺曰｜｜｜｜｜｜｜

鴈鼎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膠漆韓非子堯無｜｜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

吹毛求疵韓非子不｜｜｜而｜｜不洗垢而察難知

矛楯韓非子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鄙諺曰｜｜｜｜｜｜｜｜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

蓬生麻中荀子｜｜｜｜不扶而直君

子道其常荀子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而小人道其怪

大君子荀子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之門哉

井井有條荀子||||兮其||理也

有治人無治法荀子有亂君無亂國||||||

天君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

規磨之說荀子是||||也溝中之瘠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於權言也

養欲給求荀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人之||人之|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情文俱盡荀子

凡禮始乎梲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坐而言起而行荀子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之｜｜可設張而可施｜天圓地方呂氏春秋｜道｜｜道｜聖人法之所以立上下天下太平呂氏春秋｜｜｜｜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呂氏春秋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此之謂至貴以不解解之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也

耳而目之呂氏春秋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年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年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

以石投水呂氏春秋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

掣肘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搖其｜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

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無立錐之地 呂氏春秋無欲者其視有天下也與｜｜｜｜同

交淺言深 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攘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而｜｜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 淮南子｜｜｜｜｜而｜｜｜｜｜｜｜｜

不今不古 揚子童牛角馬｜｜｜｜

發策決科 揚子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

啞爾笑曰須以｜｜｜｜｜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羊質虎皮揚子｜｜｜而｜｜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童而習之揚子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作輟揚子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之無人則｜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年彌高而德彌卲揚子｜｜｜｜｜｜｜｜者是孔子之徒歟漏脯充饑鴆酒止渴抱朴子咀｜｜以｜｜酣｜｜以｜｜奴顏婢膝抱朴子以嶽峙獨立者為澁吝疏拙以｜｜｜｜者為曉解當世云云抱朴子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三教文中子程元曰｜｜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上燎爾子讀洪範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

民不倦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諺曰|||||||注如登喻難如崩喻易

講貫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受業見上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國語|||||||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生氣國語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

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曰擇福莫如重||||||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戰國策臣聞|||||||||

揣摩戰國策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

抵掌而談戰國策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

行百里者半九十戰國策詩云||||||於||此

言末路之難歡喜戰國策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趙人畏懼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戰國策蔡澤曰吁君何所見之晚也夫||||||蛇足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
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
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
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
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者終
亡其酒門下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開罪戰國策文
倦於是憒於憂而性懧愚沉於國家之事||於先王亡羊補牢戰國策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
為悅也||而||未為遲也公子王孫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
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左挾彈右攝丸
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

酸鹹倏忽之間陸於公子之手**親友**戰國策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即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抱薪救火**戰國策以地事秦譬猶｜｜而｜｜也薪不盡則火不止**寧為雞口無為牛後**戰國策鄙語曰｜｜｜｜｜｜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戰國策古之｜｜｜｜｜｜｜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壹敗塗地**史記高祖紀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亡賴**史記高祖紀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

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史記高祖紀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妒賢嫉能 見上

有氣力 史記呂后紀朱虛侯|||

註誤 史記文帝紀詔有司曰濟北王背信反上||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當世得失

之林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也何必舊聞

小鬼史記封禪書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之神者

陳陳相因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武斷鄉曲史記平準書豪黨之徒以｜｜於｜｜

招搖史記孔子世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市過之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注招搖翺翔也

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折衷史記孔子世家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於夫子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史記陳涉世家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哉

夥頤 史記陳涉世家陳勝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便宜施行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上來以聞

言人人殊 史記曹相國世家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

諸生 見上

美如冠玉 史記陳丞相世家絳侯灌

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丨丈夫丨丨丨且其中
未必有也注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因禍為
福轉敗多功史記管晏傳其為政也丨丨丨而丨丨丨而丨丨丨貴輕重慎權衡罷休史記
孫子傳吳王曰將軍丨丨就舍寡人不願下觀舟中之人為敵國史記吳起傳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丨丨丨丨盡丨
丨丨魚肉史記張儀傳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
也其主用王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
俱遷江南毋為秦所丨丨丨也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史記孟嘗君傳文承間問
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元孫元
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
矣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今君踏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

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

食客三千 史記

孟嘗君傳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名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有何面目 上見

唾面 上見

物有必

至事有固然見上 **掉臂不顧**見上 **穎脫而出**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非特其末見而已 **無所有**見上 **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史記平原君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所謂｜｜｜｜者也 **翩翩佳公子**史記平原君虞卿傳平原君｜｜濁世之｜｜｜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

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利令智昏 見上

窮愁著書 見上

俾倪 史記信陵君傳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史記春申君傳語曰||||||||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擢髮 史記范雎傳|賈之|以續賈之罪尚未足

負荊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廉頗聞之肉袒||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刎頸之交 見上

膠柱鼓瑟 史記藺相如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而||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史記鄒陽傳諺曰有||||||||||||何則知與不知也

不羈 史記鄒陽傳使||之士與牛

驥同早**先容**史記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也**無因至前**史記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而｜｜也**明珠闇投**見上**積毀銷骨**史記鄒陽傳衆口鑠金｜｜｜｜**草藁**史記屈原傳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闒茸**史記賈生傳｜｜尊顯兮讒諛得志**慸葪**史記賈生傳細故｜｜兮何足以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史記魏豹傳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魏豹於河東**緩頰**見上**腐儒**史記黥布傳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為

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

掉三寸舌 史記淮陰侯傳酈生一士伏軾｜｜｜之｜下齊七十餘城

備員而已 史記申屠嘉傳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按平原君傳毛遂自贊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意亦相似而常談所識則倣此傳

民以食為天 史記酈生傳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人｜｜｜｜

目皮相 史記陸賈傳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

成天下之大功而以｜
｜｜恐失天下之能士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沾沾自喜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耳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不直一錢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

首鼠兩端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

死灰復然

史記韓長孺傳安國坐法抵罪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獨不——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數奇** 史記李將軍傳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史記李將軍傳贊諺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土崩瓦解** 史記主父偃傳天下之患在於——不在於—— **何相見之晚** 史記主父偃傳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也 **吞雲夢者八九** 史記司馬相如傳————其於胸中曾不蒂芥 **道不拾遺** 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史記汲黯傳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刀筆吏 史記汲黯傳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重足而立 見上

後來居上 史記汲黯傳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而宏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者｜｜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推轂 史記鄭當時傳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有味其言之 見上

功令 史記儒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蘊藉 史記酷吏傳義縱者

河東人也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縣無逋事 不寒而栗史記酷吏傳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 救過不贍史記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何暇繩墨之外乎 不能得要領史記大宛傳騫從月氏至大夏竟｜｜｜｜月氏｜｜｜ 卑論儕俗史記游俠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 與世沉浮見上 居間史記郭解傳邑中賢豪｜｜者以十數 談言微中史記滑稽傳天道恢恢豈不大哉｜｜｜｜｜亦可以解紛 滑稽史記滑稽傳淳于髡｜｜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甚有文理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

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它稽首稱臣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漢書景帝紀黃金珠玉｜｜｜｜｜｜｜｜用｜｜｜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

嵩呼 漢書武帝紀翌日親登｜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萬歲者三

惡少 漢書昭帝紀夏大旱六月發三輔及郡國｜｜｜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漢家自有制度 漢書元帝紀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本以霸王道襍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俗儒不達時宜 見上

科第 漢書元帝紀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

｜郎從官無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加功漢書成帝紀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比比漢書哀帝紀郡國｜｜地動摧枯朽者易為力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鐫金石者難為功｜｜｜｜｜｜｜其勢然也不絕如綫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稍益衰微｜｜｜｜一人鄉隅漢書刑法志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銅錢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係風捕景漢書郊祀志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終不可得挺身漢書五行志｜｜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縮朒漢書五行志肅者王侯｜｜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注師古曰朒音女六反投鼠忌器漢書賈誼傳里諺曰欲｜｜而

｜｜此善盼也反脣相稽漢書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説則｜｜而｜｜履雖鮮不加於枕漢書賈誼傳｜｜｜｜｜｜｜冠雖敝不以苴履頤指漢書賈誼傳今陛下力制天下｜｜如意如意見上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予｜｜｜｜｜｜｜｜｜｜｜｜｜｜｜｜｜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漢書司馬遷傳易曰｜｜｜｜｜｜｜按史記作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徐廣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戴盆望天漢書司馬遷傳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何以｜｜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薄技見上九

牛亡一毛 漢書司馬遷傳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與螻蟻何以異

談何容易 漢書東方朔傳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馬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

曲突徙薪 漢書霍光傳｜｜｜｜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取青紫如拾芥 漢書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俛｜地｜耳學經不明不如歸畊

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建亦非勝為學疏畧難以應敵建卒自

顧門名經 **顧門名經** 見上 **直日** 漢書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用事 **足以自娛** 漢書翼奉傳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皐右阻黽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 **延年益壽** 漢書李尋傳宜急改元易號迺得｜｜｜｜皇子生災異息矣 **多謝** 漢書趙廣漢傳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問趙君注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如神** 漢書趙廣漢傳發姦擿伏｜｜ **見事風生** 漢書趙廣漢傳專厲彊蠭氣｜｜｜｜無所迴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 **不可干以私** 漢書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托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 **五日京兆** 漢書張敞傳為

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廼棄舜市

惶恐 漢書朱博傳遷琅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

毋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

卑人 漢書劉輔傳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不可以為主

豺狼橫道

不宜復問狐狸　漢書孫寶傳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交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吾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

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稱季遂不敢犯法竇竟歲無所譴

布衣交見上**耳目長**見上**同學**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漢書王嘉傳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臣常為之寒心按賢董賢

尊師重傅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書國之將興|||而|||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

鼻祖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蟬嫣兮或||於汾隅

疏通證明漢書儒林傳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邱賀||||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注師古曰同

門同師學者也疏通猶言分別也證明明其偽也按喜孟喜

同門見上

相思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悲感作詩日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按帷一作幄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九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 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丨赤丨丨人丨中安得不投死乎

反水不收後悔無及 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丨丨丨丨丨丨

樂此不為疲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丨丨丨丨丨

也郎官上應列宿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含飴弄孫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不能復闕政矣猶去虎口歸慈母後漢書劉盆子傳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見上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見上一丸泥封函谷關後漢書隗囂傳令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

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為大王東｜｜｜｜此萬世一時也

萬世一時見上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書馮異傳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蜀後漢書岑彭傳車駕東歸敕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差彊人意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有志者事竟成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也

落落難合見上

明見萬里後漢書竇融傳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

天子||
||之外**底裏**後漢書竇融傳自以||上露長無纖介**孤雛腐鼠**後漢書竇憲傳
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
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
發覺帝大怒名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
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
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
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
人哉國家棄憲
如||||耳**修飾邊幅**後漢書馬援傳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久稽天下士**
見
上**妄自尊大**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不如專意東方**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

守錢 見上

開心見誠 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

萎腇 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諍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咋舌叉手從族乎

矍鑠 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

征五溪

據鞍顧盼見上

畫虎不成反類狗後漢書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爲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

刻鵠

不成尚類鶩見上輕薄見上切齒見上寒心見上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今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適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事不諧矣見上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是以｜｜｜｜｜｜｜｜注孝經緯之文也

毛食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注臣賢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

二天後漢書蘇章傳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後漢書梁竦傳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曹褒傳諺言｜｜｜｜｜｜｜｜｜｜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

聚訟見上

入室操矛後漢書鄭康成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吾｜｜吾｜以伐我乎

人生一世後漢書張霸傳｜｜｜｜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賢者固不可測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呂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呂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

恨相知晚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呂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為善最樂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按蒼腰帶十圍故云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敵而還固呂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人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人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人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敵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

狐疑 上見

舐犢 後漢書楊彪傳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

槃根錯節 後漢書虞詡傳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何以別利器乎

容容多後福 後漢書左雄傳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不過五女門 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以女貧家也

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後漢書郭太傳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物色 後漢書嚴光傳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訪之

相助為理 後漢書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耶

難助 後漢書楊修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人語曰｜｜有｜｜｜有｜｜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先主傳注襄陽記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

死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

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闗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尸居餘氣 晉書宣帝紀司馬公||||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駑馬戀棧豆 晉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必不能用也

咄嗟便辦 晉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

絶倒 晉書衛玠傳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

上方不足

下比有餘 晉書張華傳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而｜｜｜｜

杯中蛇影 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即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禮豈為我設 晉書阮籍傳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邪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北阮競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

將無同 晉書阮瞻傳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性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此｜會以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起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一憾之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紙書晉書劉氏傳當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悦爭赴之咸曰得劉公｜｜賢於十部從

木屑竹頭晉書陶侃傳時造船｜｜悉令舉掌之咸不觧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事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装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竟達空函晉書殷浩傳後温將以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晉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何必見安道

皮裏春秋晉書褚裒傳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彜見而目之曰季野有｜｜｜｜｜｜言其外無臧否而内有所褒貶也

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絶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於｜｜｜｜｜｜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妍皮不裹癡骨晉書慕容超載記超自以諸父在東

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起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名見與語起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妄語耳

嗜痂　宋書劉穆之傳邕所致｜食瘡｜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按邕穆之子

影迹無端　宋書謝靈運傳今｜｜｜｜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

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客食** 齊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為｜｜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為別食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走使人上屋望見征兵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汝父子惟應急走耳 **豈有此理** 齊書虞悰傳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耶 **如風過耳** 齊書廬陵王子卿傳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教｜｜｜使吾失氣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齊書張融傳太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 **蒙有猜焉** 梁書任昉傳朱益州泪彝叙越謨訓揷直切絶交游視黜首以鷹鸇娩人靈於豺虎｜｜｜｜請辯其惑 **一身兩**

役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遂修身改節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梁書邵陵王綸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乃使確為慰勞文

酒令　梁書王規傳湘東王時為京兆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為知言

名下無虛　陳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

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定｜｜士 **劉胡來** 南史

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馬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便止 **騙褭馳** 南史蘭欽傳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 **夫貴妻榮** 魏書宗室匡傳詔曰｜｜｜於朝｜｜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 **賭賽**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 **耳聞不如目見** 三藩既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

與高祖往復｜｜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

可歎　**子細**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有始無終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

鍾鳴漏盡魏書游明根傳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

舞文弄法北齊書孝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

美景良辰北齊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麤開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蹭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按孝言段榮子

恐不濟事北齊書高昂傳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

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男來女往 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文｜｜｜｜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選九州勁勇強弩多據要險之地

潤筆 隋書鄭譯傳拜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上大笑

關節 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

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覩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閲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寛假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麤通予及第盧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作鬧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暐傳其母盧氏嘗

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官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元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末耐何 唐書

承天皇帝倓傳帝感偏語賜倓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帝改容曰倓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閲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讒口耳帝泣下曰事已爾｜｜｜

可人 唐書

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
幣招禮造欣然曰||也往從之**止寒莫若重裘止謗**
莫若自修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謨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
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
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
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謗曰|
||||||||||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
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貧不學儉富不學奢**唐書馬周傳里語曰||||||
||言自然也**唾面自乾**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
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耳**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唐書陸象先傳累徙
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
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

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

芒刺在背 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云

曳白 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嚣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

清流 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間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户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白著 唐書劉晏傳初州縣取富

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丨丨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

炙手可熱 唐書崔鉉傳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丨丨丨丨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

笑殺天下人 唐書鄭綮傳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丨丨丨丨丨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偘然無復故態

笑者不可測 唐書魚朝恩傳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丨丨丨丨丨也

眼孔大 唐書安祿山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部署祿山丨丨丨毋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

僭幨幕率緹繡金銀為篣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幛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小樓羅 宋史張思均傳思均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焉

矯枉過直 越絕書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乳狗哺虎不計禍福

生事 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而擅｜｜是卑君也

一節動而百枝搖 桓寬鹽鐵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

樹欲靜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 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

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乎｜｜｜｜｜吾｜｜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臧三耳 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充口 焦氏易林飲食｜｜｜｜安和無咎

東行西走 焦氏易林｜｜｜｜喪其犬馬

南求驊騮失車林下渴不可言焦氏易林龍馬上山絶無水泉喉唇燋乾｜｜｜｜廢物吳越春秋不能報讐畢為｜｜若有神助王充論衡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手中無錢王充論衡｜｜｜｜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楊溝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謂植楊於其上也寧逢惡賓無逢故人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宏歎曰｜｜｜｜｜｜｜巢居知風穴

處識雨 劉晝新論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鳩自鳴旦且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風雨方至而鳥蟲應之

方底圓蓋 顏氏家訓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而｜｜必不合矣

落索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娣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阿姑飡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戒哉

不鯽溜 宋祁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曰｜｜｜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突欒 見上

鯽令 見上

窟籠 見上

一肚皮不合時宜 費袞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

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以為未當至朝雲乃曰學士｜｜｜｜｜｜｜坡捧腹笑

冬烘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人以為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乾星照濕土姚寬西溪叢語諺云｜｜｜｜｜來日依舊雨

包彈杜撰王楙野客叢書｜｜對｜｜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

牛食如澆羊食如燒王逵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觳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跨竈海客日談馬前蹄之上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吴紹恩